

H 如歌行板 卞玉廷

水岸晨曲

海南东方高坡岭水库的晨曦鹭影。
资料图

村东南不足一公里，静卧着一库碧水，名曰“高坡岭水库”。家乡有大片耕地铺展在水库北部和东部，每天早晨，当日出的前奏曲在天际奏响，水岸边便准时拉开序幕，重复演绎着乡亲们专属的“劳动者之歌”。

我经常伫立自家小楼，凝望太阳从高坡岭水岸边缓缓升起。为了更近距离地欣赏它，今天，我早早就来到水库坝顶，静静等待与朝阳相见。巧的是，两个岛外来的摄影爱好者，也“全副武装”守候在此。想来，高坡岭的日出盛景早已声名远播。

距离日出还有二十分钟，微弱的光芒已悄然穿透晨雾，把橙红色的晨光肆意泼洒，晕染出漫天绚烂多姿的朝霞。远处的山峦、近处的水面，渐渐被镀上一层淡淡的光痕。忽然间，一轮红日从远处的山岭中羞答答探出头来，露出红彤彤的半边脸蛋。也许是察觉了大地的静谧，它转瞬跃出山顶，大大方方地俯瞰尘世，以轻柔的光线向世间万物捎去清晨的问候。顷刻间，山水之间光影流转，沉睡的万物次第苏醒，渐渐露出清晰的模样。

水面上的鸟群好像收到了晨光的邀约，欢快地抖落翅膀的晨露，衔着阳光上下翩飞，在碧波上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光影。随着日轮渐高，光线从柔和转为明亮，肌肤也慢慢泛起暖融融的感觉。此时，雀跃的鸟群悄然谢幕，纷纷栖落岸边，低头寻觅起美味的早餐。这静谧的早晨，因为它们的灵动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沿着水岸边行走，我慢慢发现，高坡岭水库的早晨不仅有美丽的景致，更有耕耘丰收的动人乐章。

不远处，几个垂钓爱好者已支起太阳伞，端坐岸边，目光专注地看着水面，静候鱼儿上钩。走近细看，他们沉入水中的鱼袋里，有几条福寿鱼正在游动。看来，今天他们又将收获满满。

一片桉树林里，乡亲老符刚把牛圈门拉开，几十头大小不一的黄牛就争先恐后地挤出来，一路小跑到水岸边，低头啃食沾着露珠的青草。细细打量，这些黄牛个个皮毛油亮，体态壮实。这些都离不开水岸边肥美牧草的滋养。

听村里人说，在水岸边放养黄牛的还有七八家，他们养牛数量少则几十头，多的超过一百头。我徜徉于水岸边，看着牛群津津有味地享受生态美食。牛群边上，几根白色的塑料管深深地扎入水中，岸上的抽水机在“突突”作响，奏响田间管理的序曲。放眼四周，平缓的园地里，青翠的甜玉米苗长势喜人，在晨光中舒展枝叶，孕育着乡亲们的新希望。

家乡是远近闻名的“甜玉米之乡”，每年秋冬时节，种植玉米面积多达数万亩，村内许多小楼就是乡亲们

种植玉米赚钱盖的。在家乡人的助力下，东方市早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甜玉米种植基地。

沐浴着晨光，我走入一块玉米地，但见玉米苗之间，引水管纵横交错，清澈的水流从管孔缓缓渗出，滋润着每一寸土壤。这片上百亩的甜玉米，已经长出玉米棒子，它们个个饱满圆润，再过一个月便可采收上市。

玉米地北侧，是曾经闻名全省的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鲜花种植基地，一个个高大的铁架花棚在晨光中格外醒目，过去这里种有菊花、兰花、红掌等花卉，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枝鲜花切花出口日本、韩国等国家，这里曾是全国最大的鲜花切花出口基地。

从花卉基地往南走，脚下不经意的响动，惊起一片鸭鹅的混叫，极其热闹。不知何时起，这里新添了一口鱼塘，塘内养鱼，塘边散养着百来只鸭鹅。这种“鱼鸭鹅混养”的立体养殖模式，最早兴起于水库下游的村庄。想来这位农户，正是从那里学到技术，想要在这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。

继续南行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处视野开阔的水岸边。远远望见几个人正站着指指点点，走近一看，原来他们在谈论当天的捕鱼收获。两个大水盆里，装满了鱼，活蹦乱跳的。

“文生哟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正沉思中，忽然有人唤我小名，很熟悉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许久不见的大表哥。“我随便走走，看看家乡的变化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已从盆中挑出两条鱼给我：“你可能很久没吃到家乡的水库鱼了，拿回去尝尝鲜。”我连忙推辞，执意要给他鱼钱。没想到反被他嗔怪：“自家人拿条鱼要什么钱，快点拿着。”旁边的乡亲也纷纷附和。我推辞不过，只好接过沉甸甸的鱼袋。随后，他们一拨人有说有笑往村里走去。

我提着鲜鱼立在原地，心中暖意融融。抬头望向太阳升起的方向，水库对岸，乡亲们种植的各种经济作物长势蓬勃。在这方水岸上，日复一日奏响的“劳动者之歌”，叩击着我这个归乡人的心房，让我在水岸晨曲的律动中，与这片土地，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深情共鸣。回

H 读史侧翼 魏秦川

朱熹读书

朱熹（1130年—1200年）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和教育家，与儒学创始人孔子、儒学集大成者孟子、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并称为“孔孟朱王”，世称“晦庵先生”。

朱熹不仅是一代理学大师，而且还是阅读学大师，曾在各种场合谈论过读书的方法，因此也被称为“谈论读书方法最多的中国人”。他的弟子辅广曾专门编辑《朱子读书法》一书，集中介绍朱熹有关读书的言论。这也是汉语“读书法”一词最早的出处。

想要了解朱熹如何读书，先要知道他对读书的目的、动机和宗旨的看法。其曰：“为学之道，莫先于穷理；穷理之要，必在于读书。”意思是说，做学问的方法，没有比探究事物的道理更优先的；而探究道理的关键，一定要依靠读书。

又曰：“古人读书，将以求道，不然，读作何用？”在朱熹看来，读书的目的，就是求道或穷理。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，那读书又有什么用呢？

那读书的动机和心态又是什么呢？朱熹给出的答案是“为学之本”。因为只

有弄清楚“为学之本”的问题，才能为自己的读书生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如何才能读好一本书呢？朱熹认为：“大抵观书先须熟读，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；继以精思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；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朱熹的弟子们正是根据这段话，概括出“熟读精思”（朱子读书六法中的一个，其他五个分别为：循序渐进、虚心涵泳、切己体察、紧用力、居敬持志）这一读书方法的。朱熹本人谈论最多的，也是“熟读精思”之法。甚至可以说，其他五条之义都可以纳入“熟读精思”这一范畴。

有趣的是，在论读书时，朱熹还曾明确指出，“心不公底人，读书不得。”其所言“心不公”，有很多种表现，但归根结底是针对“读书心态不正”的情况而言的。

读书心态不正，指读书动机不纯。有的人为赢得考试而读书，有的人为炫耀自己而读书，有的人为晋升职务而读书，有的人则为获取名利而读书，如此等等，都是动机不纯的表现，也是读书心态不正的表现。

读书心态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涉及“三观”问题。“三观”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，直接影响到读书心态的正与不正。而正与不正，也就是朱熹所言的“心公”与“心不公”的问题。

所谓“朱子读书六法”，说白了，其实并不是“技法”意义上的法，而是方略、功夫和心态意义上的法。朱熹本人博览群书，他的读书经验都是具体而亲切的，涉及读书的方方面面，其所谈经验和方法，对后人仍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启发性。回

H 流金岁月 林颖

故乡的模样

父母离开后，故乡成了我心口不敢触碰的痂。紧锁的木门铜环蒙着厚锈，轻轻一推便发出“吱呀”的叹息，门后是荒草疯长的庭院——它们从青砖缝里钻出来，缠着墙角的老果树攀缘，枝头的果子熟了又落，在地上摔出深褐色的印记。我总把这份牵挂轻轻折叠，藏进岁月的缝隙里，不敢轻易触碰。直到发小的消息弹在屏幕上：“回来看看吧，如今咱村的路都换成水泥的了”，那邀约像一缕暖阳，推着我踏上归途，才惊觉记忆里灰扑扑的旧貌，早已被新生的色彩层层浸染。

刚踏上村口的路，视线就被田埂边的景致吸引。夏枯草缀着星星点点的紫，野菊顶着金灿灿的花盘，马尾草在风里摇着细碎的银绿，还有些叫不上名的花草挤挤挨挨，把水田旁的空地织成了斑斓的锦缎。曾是我们放牛打滚的那片坡地，如今立起了成片的橡胶林，槟榔叶在风中舒展着肥厚的叶片，像一群撑开羽翼的绿鸟。记忆里潺潺流淌的小河，改造成了粼粼鱼塘，云影、天光、树影都沉在水里，随波轻轻晃荡，偶有鱼鳞划过水面，搅得光影碎成一片。雨后的水泥路泛着清润的光，像从烟火人间直通向云端，暮色降临时，霞光如金炉里倾出的熔金，把天空、田野、新盖的屋顶都染成暖融融的橘色。连呼吸里都裹着泥土的腥气与花草的甜香，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，把故乡这鲜活的新气息，牢牢刻进肺腑。

可这生动的新景深处，总叠着旧时光的剪影。恍惚间，又看见年少的自己，在泥泞里攥着读书的梦执着前行——那时我在镇上读高中。每天天不亮，揣着母亲热好的红薯就赶路，八里土路，半小

时奔波，是我最寻常的日常。雨天最难，挽着裤脚踩过带露的草尖，鞋子陷进泥洼里，拔出来时溅得裤腿、衣角全是泥点，却不敢慢一步，生怕迟到误了早读；路过村西的甘蔗林，叶子被风吹得“唰唰”作响，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张望，我便攥紧书包带，把胆怯按在胸口，脚步迈得更快；有时遇着村里的顽童起哄扔土块，只能绕着田埂躲着走，把慌张压成细碎的脚步，一路提心吊胆奔向学校。而最难忘的，是那个无眠的雨夜，父亲举着手电筒送我返校的身影，成了刻在心底最暖的光。

那是个周日下午，突降的大雨冲垮了村口的小木桥，我看着窗外的雨帘直掉眼泪，生怕耽误了明天的早读课。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缠着父亲说“要去学校”。那时村里没有时钟，家家户户只凭月色辨时辰，父亲摸黑拿起我的书包，攥着那支用了多年的旧手电筒。我走在前面，他跟在后面，手电筒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我们的脚步踏碎了乡野的寂静，光柱撕开了夜色的浓稠，一长一短的影子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晃出昏黄的光晕，也照亮了路边翩跹的萤火——那些小虫子，像一群跟着我们赶路的小星星。有父亲在身边，甘蔗林的风不再凛冽，田埂上的露水也不再寒凉，我攥着他粗糙的手掌，跟着那束摇晃的光，从沉睡的村庄走到寂静的小镇。直到敲开镇上租房的姐姐家的门，才从邻居口中惊知，不过是凌晨四点。后来我才懂，那束光哪里是照路，是父亲把半生的牵挂与期盼，都揉进了这漫漫长夜，凝成了我往后人生里，一想起来就眼眶发热的力量。

眼前村庄这崭新的轮廓里，藏着故乡的涅槃。谁能想到，这里曾是“姑娘不愿嫁、小伙子不上媳妇”的穷壤？从前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茅草屋，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一到雨天，屋里要摆七八个盆罐接漏雨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直到镇领导带着企业家来考察，引来了外资，这片贫瘠的土地才算真正“活”起来。连片的辣椒、南瓜、圣女果种满了田间地头，农民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。村里陆续盖起了小洋房，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，太阳能路灯在夜里亮起暖黄的光，把田园照亮，也把旧日的窘迫照得无影无踪。这哪里是“变富”二字能概括的？乡村振兴的春风，吹醒了沉睡的土地，让每一寸泥土都透着稳稳的幸福，让每一个村民的脸上都挂着踏实的笑容。

我与发小围坐在她家的檐下，桌上摆着她自家种的柚子、泡好的菊花茶，还有一篮子粉糯糯的红薯。我们聊年少时的趣事——坡上摘山稔、地里烤花生、井边学蛙泳、沟里摸泥鳅、稻田里捡鸭蛋的种种欢喜，一一涌上心头。我们话半生的浮沉，话题总绕不开陈年旧事与故土乡情——无论在他乡走多远，总觉得家乡的月最圆，家乡的水最甜。曾经刻在骨血里的旧梦，牵着新时光的衣角，在暖阳里慢慢舒展，长成了故乡如今最好的模样。回



吴冠中作品《鲁迅故乡》。资料图